

文選

三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森然守太子有內率府錄事參軍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冲賦三都以吳蜀連相類所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

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辭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

善曰豫卿子曰入居楚而楚居夏而



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情有險易

者習俗之殊也

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辯有險易春秋談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雖

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

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

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

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唯曰權輿始

也刺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

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

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流而為江海結而

為山嶽

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

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揚雄交

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

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

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

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

人與禽獸無異毛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

襟也

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

天下之胷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長世字眊者以道德為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

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

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眊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

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等威附麗皇極思正朔樂率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衆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

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厲翼孔安

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傳申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

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

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宵脩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而徒務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善曰詭隨匪人言詭

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

爲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樊

陵碑曰淮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飾華離以矜然假屈

渠彊巨

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踏并駁於王義孰愈尋靡泝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

李尅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矜言周

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踏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泝九遠泉華安居韓

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

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

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

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右者謂王曰

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

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

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

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也

漢書伍被曰侗疆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頰以開類精純粹而始壯華

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

同也類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華
有莽草蔓衍於九遠之道靡蔓也
劔閣雖嶮憑之者蹶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劔閣蜀竟也郿元水經注曰

廣雅曰嶮巖高也力彫反又曰曠敗也善曰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久視之道聲類

曰蒂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

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
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

也濬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
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

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況河

翼之爽塏苦與江介之湫于涓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

湫臨置塵請更諸爽塏英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
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涓故將

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阜榮呂六合之樞

機

鄉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

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蹕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回內鼎

備

兵纒紫微翼翼京室眈

眈

眈帝宇巢焚原燎

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躬躬蒙內繩繩八區鋒鏑縱

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不飲酒而怒曰鼯詩曰內鼯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

闕官故曰內鼯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纒光憲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烏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塞

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摩連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

春秋保華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秉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

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

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

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宗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

書客謂陳涉曰駭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官室

邃之貌沉長舍切與眈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

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

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震火之餘木也似筵反毛萇詩

曰勝泉也毛詩曰子孫繩繩芳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

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

伊洛榛曠靖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臨菑

牢落鄙野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

蕭賦曰翫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

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

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

而是有魏開國之

日締構之初萬邑譬言焉亦獨犍

昌

麋之與子都培樓

之與方壺也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樂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犍

麋椎類廣顏色如漆楮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樓無松栢培步苟反樓路苟反方壺

二山名已見上文

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

梓列聖之遺麋考之四隈則八埏

延

之中測之寒臯則

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

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周以封司姓其後晉滅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

禪文曰下泝八莢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煇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三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

極齊秦結湊異道開胃野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

鳥朗切川澤迴繚怕碣磳磳於青霄河汾浩泐而皓漭

南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

鉦迢遞於高巒靈鄉昔時駉馬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

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瀉

理志曰魏甯麟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

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

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九十郡以此為魏之本
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
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
名也冀州國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
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
革之事詩云茨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浴疾
洗百病華清非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
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
道柘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甯猶前也南都賦
曰滏水蕩其甯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
鄴鄘衛磁碣高貌碣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
陽縣浩古老切泝古旦反上林賦曰瀑漑潢漾廣雅曰
浩漑大也皓故老反漑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
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溢水
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
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

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昉昉墳衍斥斥或菑壘

罪力而獲

陸或黓

光古

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徽顯而豫

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抵疇昔藏氣識緯閔蒙竹帛迴時

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

宅

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罍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

白壤厥田惟中中閔閔也詩云閔宮有洳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酌酌原

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蠹蠹不平之貌蠹鳥罪切糧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

泰又曰天地絪縕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

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計反

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閔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辭魏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

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

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

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

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

而高門有閼浪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

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思重爰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相倂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

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爰易爰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

輕重也非爲夸泰辨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

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葺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王曰蔡室百堵說文曰併具也饌勉反又曰併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遐邇悅豫而

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鈞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陳

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崩

起以崔嵬髤髤

徒感

若玄雲舒蜺以高垂

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

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與上切也陂傾也易曰无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躰豫或為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鈞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謙虛也鄭玄禮記注

曰涉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鬢垂說也淮南子曰左雲

素朝素朝瓌材巨世埽楚除參差粉音粉棹音棹老音老複結爨櫨疊施丹

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華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滌被池爾雅曰楠謂

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析謂之欒說文曰構櫨柱析也然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帶倒拓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雷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櫨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

也東京賦曰其梗櫨如旅楹閑列暉鑒挾烏振振題黹

此毛詩曰池池北流也黹階隋嶙峋長庭砥平鍾簾夾陳風無織埃雨無微津

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字櫨也文昌殿前有鍾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

雙宿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鐘簾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韓君韓詩章句曰明大也謂闕然大也暉鑿言樞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鑿照也聲類曰黓深黑色也直感反黓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插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鈎嶙峋岬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焉宮室巖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願

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

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

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西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願賓許兩切左

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撲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留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

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爲君承祿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絕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綵錦訟文曰綉厚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

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

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

陽門前有司馬門關守門也周官閭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

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蕙風橫被邊讓

帝臺賦曰蕙風如春苑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周禮注曰
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

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

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有醴亦

順時腠理則治

升賢門內聽政闈向外東入有納言闈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東入有

內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

史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

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

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

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

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

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

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

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

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

史漢書謂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驛之酒謂
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
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

壺術椒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

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絳以藻詠芒

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

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
畫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

坊之中央有温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列

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
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禁室百堵西

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芒芒
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鄭

玄論語注
曰繪畫也右則踈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葍母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葍母石瀨湯

湯弱夢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睒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脩宇以經營宮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

而重雷下水室而互冥

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騷曰

既滋蘭之九畹石賴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夢木之細枝

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夢故傳曰慈母怒子

折菱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遊也漢廡舊有

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間金

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

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徑周行爲營建安十五

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沍堅也春秋

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

賁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萋來反楚辭曰石瀨兮萋萋說文曰睒察也千例

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
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曾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
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嶺漢魯靈光
殿賦曰謝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

丹墀臨窾增搆我我清塵影雲雀踈蹇而矯首壯

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曦日籠光於綺寮習

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

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

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

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騫於薨標威烈風

而欲翔此風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翹

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踈則舉羽翮用

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踈蹇而矯首也踈音提王吉

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

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日眩

若搖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

不能自遠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
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臺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
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休悼慄而竦矜非却都盧之
輕踴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視悚
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
華容升高矯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
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圖於
軒長廊之有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賦
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
曰蒙清壁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文
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敷日西京賦曰交
綺豁以䟽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
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
也

長塗牟首豪傲

古

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綺

魚几

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牟首閣道有室者

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菱徽道也晷漏漏刻也善曰說文
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

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矣
設在蘭鉞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
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園曰鉞
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鉞陳星於是崇墉

潛洳嬰堞帶溪四門轆轤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

越埃塏害鳥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

悅誰勁捷而无猓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

靈葆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墉城也深也洳

賦曰經戒洳堞城上女書也賈誼曰翟代衛氣使城堞溪

厓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

焦原者廣柔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

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

西京賦注曰轆轤高貌也鵝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
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塏之混
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
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

茗茗說文曰社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蕙懇與蕙同
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

禮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條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

深蒹葭贊藿胡官莠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皜綠艾泛

濤而浸心七潭心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雌者擇

音若咆交步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勤虞箴

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在武苑

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葦水春

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

也雌者舉雄兔之類不傷其時况其巨者乎楊雄曰勃
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鷓鴣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
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獸有故草各有收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恤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
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薊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言推蕘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
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漙者泉文子曰積
水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蝶即藕為徧名非唯
根矣的蝶光明也上林賦曰的蝶江靡鄭玄周禮注曰陵芰
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簫賦曰玉
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
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腴腴垌野奕奕苗畝甘茶伊蠶芒種斯阜西門漑

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稷

古衡

稌

特五

陸蔣稷禾黝黝桑柘油麻紵均

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音明叶韻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隔踰奕世

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

取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

今艸下有十二燈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燈丁鄧切

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

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

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

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

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腴腴莫

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

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馮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樹生梗稌徐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

謂更種也時更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易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內則街衢輻

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䟽通溝以濱路羅

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欄占而有踰習習

冠蓋莘莘所中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廛

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

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蹠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

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比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不實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
群臣輔漆李允德陽殿賦曰朱閣巖巖晉灼漢書注曰
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
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恭雍胡
德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
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
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

榮肅肅階闕重門再高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
比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
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官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
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
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
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鄉近九故曰官踰六鳩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
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許亮反周易曰
重門擊柝說文曰柝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
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天子是
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也其問閭則長壽

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總輿騎朝猥蹠啟其中

長壽吉陽永平

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
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營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從
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窻廣
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蹠蹠也徒協反說文曰啟隘也

立知

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璋豐豆樓之閑闕

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雜襲剖

居綺

闕罔掇

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稟街之邸不能及

鄴城南有都亭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邱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

古者重客館故舉年鐘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閤閤繡完

葦墻以待賓客巧人以時冪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狎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

雅曰閤巷門也一日閤門中所從出入也葦覆也巧人

塗人也冪幔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蘭相如奉璧西

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

慎淮南子注曰刑剛曲刀也剛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

輟止擬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郵支

首懸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廓

三市而開廛籍平遠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

侈所規之博大周禮大市日異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

結五

貌爾雅曰規視也他吊反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插馬袖幕紛半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平而交易刀布買

而無筭

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詠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苗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搃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

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曰百

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曰我車旣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 姦色亂正色 不鬻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 不鬻於市 此皆不鬻邪之義 史記曰 子產治鄭 不鬻賈周官曰 平肆 展成 鄭玄曰 展 整也 成 平也 市者 使定物 賈防誑 豫也 善曰 廣雅曰 財 貨也 財 與材 古字通 爾雅曰 賄 財也 廣雅曰 長常也 言常習之 史記曰 舜居河濱 器不苦窳 晉灼曰 窳 病也 餘乳 反 淮南子曰 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 賈周易曰 剝 致其道 仲長子昌言曰 淑 清穆和之風 既宣 醇醲之化 既決 孔安國尚書傳曰 醇 粹也 說文曰 醲 厚酒也 女 龍切 優 溼然 以酒之醲 以 喻政厚也 白藏 平之藏 去富有無 隄同 賑大內 控引世資

寶帛積滯 琛幣充牣 關石之所和 鈞財賦之所底 慎

燕弧盈庫 而委勁 異馬填廐 而駟駿 救而駟駿 下有屋一百七

十四間 爾雅曰 秋 爲白藏 因以爲名也 大內 京邑都內 寶藏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 越人貢財之奉 不輸大內 食貨志曰 或 滯財 夏書曰 關石和鈞 王 府則有此 夏之逸書 禹貢曰 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 咸則三壤 鄴城西 下有乘黃 廐燕幽州也 弧 弓也 爾雅曰 北方之美者 有幽都之筋角焉 春秋左傳曰 異之北土 馬之所生 善曰 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
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縣富有也風俗通曰繫瓠之後
輪布一匹二丈是謂寶布漢書之巴氏出布八丈寶在
宗反帳音稼端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
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切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子朗

反
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

重龍於旗躍莖弓珣以解槩巨予鉦飄英三屬之甲纒

莫韓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羸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

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
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

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珣蜃骨也槩弓押也
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容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
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纒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
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士交正

毛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勃藥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

賈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後也齊被練而銛

息戈襲偏聚以讚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竒正以四伐

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銜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書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白休雲撤叛換席卷虔劉

侵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鞬軸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元五印國無費留

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表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讀孫武曰竒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煩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噤哉方命尅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者尅黜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度劉毅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度劉我邊陲席卷度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表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唼其漿史記蘇秦曰軸鞣勢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僕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

者刑印印角刑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刑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阜落氏也衣之偏絮之衣韋昭注曰絮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絮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楊雄上疏曰石豈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申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西都賦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絃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若頡篇曰輪軸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輪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旂旒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

戢柯以柙刃虹旂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困圍寂

寥京庾流行

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唐成頌曰建

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桀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記曰仲春省園圍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圍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

惠

朔北思臆

偉

緜緜迫

塗驟山驟水襁負責輶重譯貢篚墜首之豪鏐耳之

傑服其荒服歛衽

而審

魏關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

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

入聲

岌岌冠縱所纍

追呂纍辨髮清酤

戶

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

息

溫耐躍

波豐有衍衍行庖皤皤惜醞據讌酣滑無譁

呼爪反地

稽海外有東嶽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
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璧首費禮費也周官曰九州
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遠
行行者必以賁蒼頡篇曰賁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
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又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
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
曰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醞醉酒也韓詩
云賓爾邊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
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
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也論語曰襁負
其子博物志曰織纒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厥貢漆
絲罽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魃武羅司之穿耳以鏤
郭璞曰鏤金銀之器名魃音神鏤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
晉灼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
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
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纏今之憤也纏與繼同漢
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又終軍曰解辨髮削左衽毛詩曰旣
載清醕說文曰澌流米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
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 儲 儲 豐 多 貌 韓 詩 曰 惜 惜 夜 飲

薛君曰情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毛詩曰滑苗也鄭玄曰沛苗之也一

曰滑樂也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僊響起疑震

靈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

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續續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詔

繼堯也昔與魯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

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

也傳雅曰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

旄之飾好

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

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誅邁昧

任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鞞鞞周

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

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于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于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

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

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罪也鞞都泥反鞞俱具反毛長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

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鞞昧皆東既夷之樂而重庸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闕以義舉備法駕理

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

狩建安二十一年

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闕講武也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爲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柱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

不伐天斧斨以時留望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商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

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

穎離合以葍葍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

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天斨方登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

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麀罕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經曰紫霓喬雲海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姑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又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

高一何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聚然盛著是以有龜
詩云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王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烏九
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
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
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
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槎士
雅切柝五割切天烏老切柝七羊切晉子能切文子曰鷹集未擊羅網
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
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丁步也丑赤反毛詩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駟也說文
曰穎穗也蕞茂盛貌予本切蒼頡篇曰柏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
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倅大也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

徒南

粹餘糧捫畝而弗收

取取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

音悉

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闢玉策

於玉滕案圖錄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

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冶染學

讎校篆籀篇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

河洛關輿

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晝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勝絨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

石室在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質咫尺之玉而受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

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讎校所為

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

歷屢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收取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

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興積禪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

成之時置餘權於畝首蔡雍胡廣碑曰餘糧極于畝畝公羊傳曰古者計一而籍而

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鄉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

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王字子桓武帝太子為魏王

漢帝以眾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作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遷于

位時堯舜尚消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

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

得譌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冢

也籀音胃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

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

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風唳秋霜擒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

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九反魏武帝以鄴陵侯

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

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二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誥文曰斬李也左氏傳富辰曰封禪

親以蕃屏周祭豈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在嶽猶猛也魚鱉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

霜蒼負戲曰擣藜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

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

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

超百王之庸庸追且卷領與結繩賸留重華而比蹤尊

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

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

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

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

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

武善曰幽通賦曰旦算祀于契龜音義曰算數也尚書

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濟

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補若冲字書曰冲虛也魏志

曰陳留王奂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

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

大子昌言曰人主嚙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

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願志賦曰非

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

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敷申之而有裕非疏糶

魯

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

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糶也韓非曰糶糧之飲

藜藿之羹獸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詒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教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

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

或名竒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

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瓠瓠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

偶仙琴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適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鴛鴦

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麓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洲而淺也蓋節洲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鴻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稱房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鍊色續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續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立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曰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嗟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犢守見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

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絮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
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分弟子
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
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
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
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
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犬也鄭玄周禮注
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
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定音賦說文曰穢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反今音祗抵抵飛
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

南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

酎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荀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絲續房子鍊總清河若此

之屬繁富夥禍夠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苑園

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

曰趙中山散鳴瑟趾躍躑躅真定屬中山郡出御製故安屬

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尚真

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

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酣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

日憶曰玄石前來酣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

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

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街囊雍丘屬陳留也地

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斌曰雍丘之糧清流

滎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

綺又房子出御絲清河出練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

漢書音義臣瓚曰跣為躡跣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韓

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淇園已見

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

為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絲廣雅曰總銷也

廣雅曰狗
多也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切述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

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

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

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

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擽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

林賦曰頽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

放雉兔收置眾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

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

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

以隤墻填塹亂以收其置眾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

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

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墻之

事首尾相刪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墻謂

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

於墮墻收置果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

可知也善曰韓子曰也煩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文化人

之官王以為清都紫微弘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

見至隱言大易春秋意顯殊而公口德若一故觀覽而

法則之上林苑類密填壘雖本前修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

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

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

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管彭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

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謂

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

曰信黃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

曰今問

閑居隘巷室適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今望

閑居隘巷室適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窮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論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迥老子曰解其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嘽嘽同軒搦

女格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

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

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請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與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兵單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

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
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
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
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爲御也
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謙古謙字說文曰搨按也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

加將相室

知逸

隙之策四海齊鋒

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

從楚相欽楚相云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
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筓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
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爲武信君爲秦
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
齊咎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盛以簣中范雎謂守者曰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
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
 孫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蔣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止鄭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
 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解朝曰室
 停臨取而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句吳與鼃鼃同穴
 無所屈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
 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鸚鵡株株鸚具喻

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
 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龜蝦蟇也胡蠋

反鄭玄周禮注曰龜蝦蟇屬也龜莫耿切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
 善曰

漢賈捐之上書曰暨越之人譬猶魚鼃何足貪也
 鍾會著義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山若禽獸

山阜
 猥積而躋躡泉流迸集而呖咽隰壤濺漏而沮洳

林藪石留而蕪穢
 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
 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上
 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

字善曰廣雅曰踟躕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吹咽流不通也映鳥即反公羊傳曰藏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壅蔽濕然涌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沮如毛

長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偉曰蕪穢不治

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燭暑封疆障癘

善曰泄猶出也埋蒼曰燭熱

貌許

妖切蔡莽螫適刺

昆蟲毒噬

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也善

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暮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漢罪

流禦秦餘徙列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徒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曰

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列餘也力制

反宵貌叢

罪陋稟質蓬脆巷無杼

直呂首里罕耆耄

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

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善曰左氏傳曰叢爾小國杜預曰叢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

也蓬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煖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或

雅直髻而左言或鑊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

而卒歲揚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不曉文字

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

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子踐反文身即鑊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

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

仇或作耀音葦茗一音徒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壑果為媼人物以戕害

為藝善曰揚雄反駮曰何文肆而質壑應劭曰壑狹也

靜好也音盡左氏傳曰自內害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

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由重山之

束阨鳥介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闕關俞時高礫

而陞制

重山束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塞制善曰東扼拘吏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闕

闕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樸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字九御切薄戍縣

寡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

善曰窮寡微親呂氏

春秋湯視

曰蛛蝥作罔畧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螳莫侯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

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善曰

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儻仆也顛

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

子千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

望公即讓臺賈遠國語注曰但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查藹善

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董朝華暮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謡

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勢之墟見

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備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

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而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焉相顧矐焉失

所有矐蓉容神心形茹弛氣離坐恤墨而謝矐懼也左

矐懼毛詩曰有矐矐目矐愧也左傳曰亦無矐焉楊雄方言

曰勉也荆揚之間曰矐善曰張以矐先矐反今本並為矐矐

大視呼縛反說文曰矐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矐垂也謂垂

下也矐與葉同而矐切說文曰矐心疑也亦而矐反呂氏春

秋曰以茹魚驅矐矐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

舉反廣雅曰弛釋也弛然反快勅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

墨色下也說文曰僕黨清狂沐迫閩僕卜習菟蟲之志辛

文曰謝辭也

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

漢書昌邑

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

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從葵藿

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

音義曰躅迹也過以汎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

楊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

完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達也兼重

一龍反性以馳繆

老子曰執古之道汎數矰切剽匹妙反

偁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曰性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說文曰馳重

次第物也弋政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偁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老子曰古之士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

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

雷則蟄虫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雖星有風雨之好人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有異同之性庶覲鄙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

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

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巳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

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華覆覆而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

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

劉向別錄曰鄒行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

爽明也說文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

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大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

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

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王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

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

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

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

書文帝賜封他書云兩帝竝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
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
義小言破迫也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守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官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人成都也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闕

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相譚新論曰雄作

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

亦稱臣善以相列佗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

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

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

雍一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睢上孟康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睢音雖

正月從上甘泉還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

即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

維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定泰時雍神

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

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卹脩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

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卹脩錫羨拓迹開統卹憂也

脩續也錫與也美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同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

統緒也善曰於是乃命羣僚歷告曰協靈辰善曰爾雅

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星陳而天行善曰星

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星陳而天行善曰星

已見西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

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

主也主謂屬堪輿以壁壘兮捐夔魑而扶猶狂張晏曰堪輿天

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猶狂亦惡鬼也今皆捐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切八神奔

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輿至猶狂八神也

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殺夔魑之屬又捐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鞞之盛而以軍裝也麟栗忍切

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鞞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

也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

曰玉戚以玉爲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

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齊總總以樽

又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茸而恭反

搏其相膠韉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

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總搏搏束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搏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

并羅列

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旃

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

曰柴虎不齊也頡旃猶頡頏也柴初蟻切虎音勇頡胡結切旃胡剛切

翕赫習霍霧集而

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

善曰翕赫盛貌習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

曰霧霧與蒙同習音忽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

章昭曰鳳

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自翳也

駟蒼螭兮六素虬

略羸綏濼虓縻纏

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鑊象六玉虬說文曰虬龍

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虓略羸綏龍行之貌也濼虓縻纏龍翰下垂之貌也虓於纒切離音離縻音

森纒所宜切

帥爾陰閉雲然陽開

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善曰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

俱開書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邳偁之旖旎也

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張晏曰旛旒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贊詩

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

何周禮曰鳥隼為旛龜蛇為旒邳偁之貌也邳音質

偁音桀旒於綺流旒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為旗善曰

旒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旒者羽旒也鄭玄

曰可以為旒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旒翠為蓋蔡邕獨斷

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撞傍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

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聲駢隱以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

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凌高行之崦嵫兮超紆

逐遺風駢音萌切馭先合切

誦之清澄孟原曰衍無崖岸也紆誦曲折也李奇曰

崦嵫音踰崦音竦如渟曰崦嵫上下衆多貌登

椽藥而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

服虔曰椽藥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

貌也李奇曰聃音貢蘇林曰聃至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關開闔闔而望予王逸曰閭闔天門也兢鉅陵切是

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善曰轅與臻同至也通天臺名已見上

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

善曰慘廩

寒貌也廩來感切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

善曰

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

疆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

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

雉表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藁生曰薄壇徒旦切曼莫

且攢并閭與芟菝兮紛被麗其亡鄂

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攔攔也芟

菝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芟步末切菝音括被皮義切麗音隸

崇立陵

之駢駢兮深溝窾巖而為谷

蘇林曰駢音巨我善曰駢音高大貌也

也窾口

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巖石關施靡乎延屬

街切

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理之也善曰說文曰逞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

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巖觀施靡相連貌也於是

大厦雲譎波詭摧囀而成觀

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囀

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摧子罪切囀子水切觀工喚切

仰橋首以高視

兮目冥眴而亡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橋與矯同冥眴昏亂之貌冥莫見切眴音縣

正瀏濫以弘恟兮指東西之漫漫

孟康曰瀏濫清也服虔曰恟大貌也音敞善

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

徒徊徊以徨徨兮塊眇眇

眇而昏亂

善曰言迷惑也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亡垠

昭

曰軫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軫與欄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軾軻
廣大貌也服鳥賦曰軾軻無垠軾音零軻烏郎切北鳥點切

翠玉樹之青葱芳壁馬犀之璘璠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璠

瑚為枝碧玉為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埋蒼曰璘璠文貌也應劭曰璘音璘晉灼曰璠音幽金人佗

佗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佗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佗魚乞切嵌火敢切

曰景大也善曰廣雅曰炘炘也音欣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亨之威神服虔曰

圖閭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洪臺崛其獨出兮曾城縣

檄北極之嶸嶸應劭曰嶸特貌也檄至也晉灼曰嶸嶸擗檄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嶸其勿切檄

竹拍切嶸千旬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挾振韋昭曰榮

連曰挾中央也振屋招也善曰雷鬱律於巖突兮電儵忽

施式支切挾於兩切振音辰

於牆藩

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突洞房釋名曰突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籬也突一吊切

鬼魅不

能自逮芳半長途而下顛

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蟻蠓而撒天

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

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善曰孫炎爾雅曰蟻蠓蟲小於蚊張揖三

蒼注曰撒拂也蠓莫孔反撒匹列反

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燹闕而後應門

曰大人賦曰攬欖槍以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燹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燹怒應門正門

在燹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欖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燹必遙切 陰西海與幽

都芳涌醴汨以生川

如淳曰言闕之高乃陰西海也善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

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

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圜

乎崑崙

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圜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孽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

泉宮中也崦音覽糝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

光宮名也晉灼曰糝流猶繚繞善曰糝流高曲之貌也

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魏兮和氏玲瓏

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兒也善

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

而扶其傾危也炕與抗古字同毛詩言櫓宇高峻若神清淨

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閭闔高大之貌也

閭音浪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嶵隗乎其相嬰善曰駢

行分布也崦音嶵崦嶵隗音嶵五音嶵乘雲閣而

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

子曰有物混

成根與混同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善曰言宮觀之

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龍之

襲琰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肅乎臨淵

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琰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

深淵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曰焱肆其矜

駭兮披挂椒而鬱移楊

服虔曰回焱回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矜過也廣雅曰

駭起也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棘接也揚楊樹也言回風矜駭披散挂椒又鬱衆棧楊也矜

徒浪切

核音移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

善曰言香氣芬第穹

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梓上枿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碎也第房切薄房隔切櫨力

都薶咲矜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

善曰薶亦香字也禮記曰燭燎薶咲疾貌也說文

曰矜蠻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矜過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經歷至鍾也咲余日切矜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駢昔耕

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芻蕘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

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芻蕘也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注子虛賦曰芻蕘似藁木惟

彌環其拂泪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泪鼓動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

即靜字耳彌音萌切環音宏汨于密切暗烏感切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瓊牙之調

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般倭棄其剗刷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剗曲刀也刷曲鑿也善曰尚書曰

倭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雖方征僑與倭佺兮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倭音垂

猶彷彿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行其上恐遷不識其形觀猶

夢驚若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厮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

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倭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解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音彷彿相似視不誤

也楚辭曰時彷彿以
遠見謁即諱字音帝於是事變物化自駭耳回善曰蒼頡篇曰

駭驚也回謂回皇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琬題玉英蝸蝻蠖

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攘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

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惟夫

間音閑蝸音淵蝻於綠切蠖烏郭切獲胡郭切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言儲蓄精

神冀神垂恩也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

也釐音熙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群倫魁桀韋昭曰搜

也善曰臯臯繇堯臣也伊伊湯臣也函甘棠之惠擇也述匹

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為

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爲吸清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

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

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非夸矜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與暝古字通山海經曰灰

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與暝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善曰

爲歌頌以祭地祇

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

服虔曰昭明也華覆

華蓋也善曰埤蒼曰旂旌旗旒也旂所交切威猶蒞也

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

乎三危

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

衆車於東阮兮肆玉軼而下馳

如淳曰東阮東海也苦庚切晉灼曰軼車轄也

韋昭曰軼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王軼而並馳

垠兮窺地底而上回

應劭曰龍淵在張敖服虔曰九垠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阮下馳遂浮

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
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廣雅曰垠涯

也厓亦重之風澹澹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善曰澹
澹疾克

也音疎晉灼曰梁弱水之滌澹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
巽崙之

東有弱水渡之若滌澹耳善曰滌澹小水貌也字林曰
淡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

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能也滌吐定切澹音炎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縹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
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

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
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

壺必妃已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臚目童子也善
曰毛詩曰螭首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
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

柴宗祈

善曰恭勸燭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至于岱宗柴

燎薰皇天

應劭曰性王之香也

臯搖泰壹

如淳曰臯挈臯也積柴於挈臯頭置性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

皆神名善曰

舉洪頤

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應劭曰旌旒布也

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

樵蒸昆上配藜

四施

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

立曰籬曰薪細曰蒸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為焜字書曰焜煌火光貌

東燭滄海西耀流沙

北燭幽都南燭丹厓

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見吳

都賦燭與晁音義

玄瓚觥觶

服虔曰以玄玉

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鬯觥其貌也應劭曰泔泔蒲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曰秬釀以鬯草觶音求觶力幽切泔胡敢切泔大取切

肝饗豐融懿懿芬芬

善曰

豐分布芬芳盛美也
也所蟹已見上文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

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
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燦必遙切

選巫咸兮

叫帝閻開天庭兮延羣神

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今帝閻願開兮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

儻

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口儻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貌也委積也暗烏感切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

度三巒兮偁棠黎

衆有封巒棠黎韋昭曰偁息也音憇

天閻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閻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

登長平兮雷

鼓磻天聲起兮勇士厲

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曰字指曰磻大聲也口蓋切天

猶彷彿也近遲即樓遲也毛萇詩傳曰樓
逶遊息也招必遙切近音樓遲大夷反
光輝眩耀降

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

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
本以躬親爲義藉謂臨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
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

作藉田
頌也

潘安仁

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潯陽中牟
人掾角辯惠摘藻清豔鄉邑稱爲奇

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
爲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
文膚淺引證疏
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
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於是乃使甸帥清

畿野廬掃路

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

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

封人壇宮掌舍設桓

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

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壇謂壇及壙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桓桓再重杜子春讀為桓

桓桓桓行馬也壇以委切桓音互

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

魏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揚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愁

霖賦曰玄雲黝其四塞黝黑貌也

結崇基之靈趾兮啓

四塗之廣阼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

沃野墳

腴膏壤平砥

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周道如砥

清洛濁渠引流

激水

子虛賦曰激水推移

遐阡繩直邇陌如矢

史記曰秦孝公壤井田開阡陌風俗

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

總轡服于縹軛兮紺轅綴

於黛帛

總指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音葱信牛已見吳郡賦又曰縹帛青白色也

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領曰輓於革切說文曰轅端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輓於革切說文曰輓端而揚赤色也

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

駕牛儼然在於塵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

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泐於古也

百僚先置位以職分

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

職分也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

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

禮注曰命者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鞞鞞

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

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鞞鞞

車鞞所以御熱也

未輪已見吳都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

森盛貌也

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

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

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施於

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萃

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

曰珍怪鳥獸

萬端鱗萃閭闔洞啓參塗方駟有閭闔門西京賦曰洛陽

旁開三門參塗夾庭

羽儼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

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

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

儀公卿奉引后妃獻種稜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

大僕御也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稜之種而獻于王鄭司

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稜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

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

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天子乃御

玉輦蔭華蓋賦榮緒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輦華蓋衝

牙錚鎗綃紉絆禮記曰九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

切鎗又行切鄭玄禮記注曰鎗綃屬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紉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絆絆紉素聲綃思樵

悴切縑七大切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

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畢以發揮方

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也表猶標

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

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肉簿白青
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曰

安車黑立車黑立車車合五輅鳴鑿九旗揚旆禮

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
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

帛為旂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旟折羽為旟

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戰車載闢與鈸音義同也
蒼頡篇曰藹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曉藹鈸音吸曉

音鳥感切簫管嗃嗃以啾嘈兮鼓鞞磁隱以砢磻簫管已見

曰嗃嗃嗃嗃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
周禮曰鍾師掌鞞玄曰鞞鞞以和樂字林曰鞞小鼓

也鞞與鞞同步迷切砢與訇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
砢大聲也字指曰磻大聲也砢按萌切磻苦蓋切

箴疑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箴軒翥已見西京賦
天子之行擊左右鍾已

見西京賦震震填填塵騖為連天以幸平藉田震盛也擊
都賦兩雅注曰闕闕

群行聲也東觀漢記曰上邑旗幟
蔽野埃塵連天驚或為霧非也
蟬冕類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竿千蟬冕已見魏都賦千千碧免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

松之依山巖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

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曰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
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耦

五寸二耜為耦王進楚辭注曰撫持也坻場方言曰坻場

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糜牛齮也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推

已見上文國語籠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

上王三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
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發扶發

切然國語與禮記禮記曰帝藉三不同而潘雜用之禮記曰帝藉三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

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

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

家語注曰長幼雜選以交集士女頌賦而咸戾雜選衆多貌也

頌賦相雜之貌也頌雅曰戾至也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

郭璞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極謂之裾

蒼曰髻髻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拑裳連襪說

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有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

從後牽曰拑方言曰襪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

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平康衢謳吟乎聖世列

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也見上文虞情欣樂於昏

立壽王驪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

作兮慮盡力乎樹藝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易草萊其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靡誰督
頌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
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

試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
以使民

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叛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

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
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

有常然古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賤
為本高必以下為

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

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
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本者調其本李奇

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

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

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夫九土之宜弗任

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人之務不壹

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士尚書曰禹

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

野有菜蔬

之色朝靡代耕之秩

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祿足

以代

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

言無儲穡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

也崔寔

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穡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

一人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

三季之襄皆此物也

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

昭曰季末也三季

今聖上昧且不顯文惕若慄

昧且不顯已見

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懼也

圖匱於豐防儉於逸

言常節約以戒不虞

故圖之者必於豐勢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

欽哉欽哉惟穀之卹

欽哉惟

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

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

刑之恤哉

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

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

湯之用心而在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

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則誦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誦謀也簠簋普

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九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

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淖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

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

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令馨香茅以縮酒國語魏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

馨香百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百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

預謂馨香無邊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

梁奉萊盛以告曰潔萊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

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

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昔者明王

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論語子曰其或繼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道謂孝道也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

義曰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

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於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尚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周易曰盛德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

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論語文也敢作頌

思樂旬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芳毛萇曰薄辭也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魚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

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釋我所以敬爾雅曰祗敬也

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釋耘也如豆切毛詩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

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齊音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

資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念茲在茲求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

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

人力普存祝史正辭

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之普存也

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左氏傳楚

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

一人有慶北民賴之尚

王曰一人有慶北民賴之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

畋獸曰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

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

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

為辭以
風諫焉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

文園令
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

司馬彪曰畋獵也善

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非也

畋罷子虛過妣烏有

先生

張揖曰妣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詔

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

曰可得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為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

郭璞曰濱

也涯列卒蒲澤罟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掩兔麟鹿射

麋脚麟司馬彪曰麟麟也音羆韋昭曰脚謂持驚於鹽

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

曰掃搵也搵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

曰矜自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郭璞

曰下車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善曰

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

獨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

紆第鬱隆崇聿萃

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第音佛

峯峯參差日月

蔽虧

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峯音卒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郭璞曰言

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孔

罷池陂陀下屬江河

郭璞曰言旁類

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駝

文類曰南方無河也冀州九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

假借協陀之韻也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

張揖曰丹

丹沙也青青赭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垺衆白石英也垺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

色炫耀

照爛龍鱗

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璿

昆吾

張揖曰琳珠也璿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

璞曰琳瑯功玄厲張揖曰瑯玕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玉名可用磨也如淳曰瑯音絨功音勒

硬石碓硃

張揖曰硬石碓硃皆石之次玉者硬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碓硃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

硬而充切善曰管子曰陰山硬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碓硃類玉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

芷若芎藭菖蒲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

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芷離蘼蕪

諸柘巴苴

張揖曰江蘼香草也蘼蕪蘼也似蛇床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蘼似水薺文穎曰

巴苴草名一名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陲靡案衍

壇曼

司馬彪曰陲靡邪靡也案衍窠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陲弋爾切衍弋戰切壇徒旦切曼莫幹切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葍薺苞

荔

張揖曰葍馬藍也薺似燕麥也苞薺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荔斯歷切善曰葍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薺皮

表切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蘋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其埤

濕則生藏葭蒹葭郭璞曰藏葭草名中牛馬薊張揖曰

東藩彫胡張揖曰東藩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藕張

晏曰觚盧菴閭軒于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

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清池

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應

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

也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

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榿柟豫章桂椒木蘭檉離

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檉皮可染者離山

李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蓋山之國有

樹赤皮幹名曰檣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檣似梨而朱木楊柳也

曰說文曰棗似柿而小名曰椹而充切蘇林曰椹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其上

則有鸚鵡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處白騰

遠獸名也善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郭璞曰蝮曰蝮曰射干舍切

狸長百尋羆似狸而大行胡地野天也似狐而小蝮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

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善

剽諸已見楚王乃駕馴駁之馬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吳都賦

虎豹擾而駕之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飾車也靡魚須之撓

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驅馳逐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

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干將之雄

戟

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已見吳都賦鉞音巨左烏號

之雕弓

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

也雕畫

右夏服之勁箭

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

服也

陽子驂乘娥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

娥阿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娥音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虎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尺未舒也狡獸狡捷之楚蛩

蛩麟距虛

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見人將來必負

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蟹軼野馬轉陶駘張揖曰軼過

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轉

轉音衛陶音逃駘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

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騫
如馬一角不角者騫音攜
倏眇倩洌張揖曰皆疾

六切眇式刃切倩
千見切洌音鍊
雷動恣至星流霆擊郭璞曰
霆音歷弓不虛

發必中決眦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善
曰說文曰皆目臣也眦皆俱同洞曾達掖

絕乎心繫張揖曰射之貫智通右髑中絕系也善
說文曰髑有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繫音

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
兩于具切毛長詩傳口揜覆也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依信節也
翱翔容與言自得善曰王逸楚

受訕郭璞曰執疲極也執音劇司馬彪曰微執遮其
倦者善曰受屈取其力屈也訕與屈同丘勿切殫

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
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

姬也曼姬楚武
王夫人鄧曼也

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
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

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

縞細縞也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戰雜織羅

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與錫古字通

垂霧縠司馬彪曰縠細也張揖曰縠縠如霧垂縠積

褰縞紆徐委曲鬱撓谿谷張揖曰縠積簡縠也褰縮也

似於縞谷也善曰縠必亦切縞側救切縠詐白切份份排排揚施成削郭璞曰

排皆制衣長貌也善曰排音非袍弋爾切成音卹婦人往衣之飾也燕尾也善曰燕與燕尾皆

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翕呶萃蔡張揖曰翕呶衣

聲也善曰呶火甲切萃音翠下靡蘭蕙字拂羽蓋善曰垂鬢飛織

蕙或拂錯翡翠之威蕤張揖曰錯其羽揚上下故或靡蘭

王車之綴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綴登車所執言手經紋之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鬋鬋郭璞

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

聲嘶一介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郭璞曰言悲嘶也善

會郭璞曰暴盆激相鼓礪石相擊硠硠磳磳善曰礪薄也善曰溢普頓切

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療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韻曰靈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虔去氏傳注曰隊部也行胡郎切

隊大內切纏乎淫淫般乎裔裔善曰纏音徒般音盤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怕乎無

為愴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愴怕靜

也神女賦曰頽薄怒以自持愴與澹同徒監切伯與治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韻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鷓香稻鮮魚以為芍藥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芍藥之醫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韋昭曰芍丁削切藥旅酌切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焮自以為娛

曰焮謂割鮮焮輪也郭璞曰焮焮也善曰脗音齊焮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

毛萇詩傳曰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

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

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畋

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

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

也并力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

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

今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郭璞曰以高談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

郭璞曰顯明也奢謂也

竊為足下不取也必

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彰君惡傷私義

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為

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

蘇林曰

階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

海阻山也聲類曰階或作渚

觀乎成山

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

乎之罟

晉灼曰之罟山在東萊縣
獵其上也善曰腫宜瑞切

浮渤澥

應劭曰渤澥海別枝

也澥音蟹游孟諸

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

邪與肅慎為隣

郭璞曰肅慎國名在

海外北接之

右以湯谷為界

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善曰言為東界則右當

為左字之誤也

秋田乎青丘

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

徨乎海外

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

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

不蕪芥

善曰蕪芥已見西京賦

若乃傲儻瑰瑋異方殊類

郭璞曰傲儻猶

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珍琦玩也依佗歷切

珍怪鳥獸萬端鱗

善曰高唐賦曰珍怪

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崕與萃同集也

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

能計

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善曰廣雅

曰充物滿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

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

是以王辭不復

司馬

彪曰復答也

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內學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郭璞注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

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

曰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遂職也

郭璞曰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封疆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

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

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

郭璞曰私與通也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

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

足以卑君自損也

晉灼曰粵古賤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祇適也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

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

雅曰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

折縣入洧水更公衡切

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爲在北也

終始灞澹出入涇渭

張揖曰灞澹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

出苑也鄠鄠瀉澆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

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

北入渭瀉在昆明池北善曰瀉即澆水也說文曰澆水出鄠縣北入渭澆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

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鄠鄠瀉澆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言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灑澆鄠瀉澆滴九八川東西南北馳

驚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

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呂切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淤

浸也浦水厓也淤於庶切善曰才言徑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

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過乎泱莽之壘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

野如淳曰大貌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汨維方言也汨運疾也汨于筆

也阿大陵也

赴隘陜之口

郭璞曰陜於懈切陜音狹

觸穹

石激堆埼

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

沸乎暴

怒

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

洶涌澎湃

司馬彪曰洶涌澎湃也

切 渾弗交汨

蘇林曰渾音畢交音密司馬彪曰畢偃側弗盛貌也交汨去疾也汨于筆切

泌瀦

郭璞曰泌瀦音筆瀦也偃字與通同揆先結切

橫流逆

折轉騰激洌

司馬彪曰洌逆折旋回也孟康曰轉騰相滂過也激洌相激也

漚沆漑

司馬彪曰漚漑水聲也漑漑徐流也郭璞曰漑音匹

切 穹隆雲橈

郭璞曰穹隆起回窳也善曰雲屈橈也橈女教切

宛渾膠盩

郭璞曰宛渾展轉也膠盩邪屈踰波趨渑漚漚下瀨

也 踰波

後波凌前波也趨渑漚漚於瀨音利

也 漚漚水聲也 漚於俠切 漚音利 批巖衝擁奔揚滯沛

子為螭張揮曰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赤螭雌龍也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魚名也張揮曰其形狀未

積乎其中鴻鷓鴣鴛鴦鵝屬玉

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鷓鴣也屬玉似鷓而

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司馬彪曰旋目鳥名

也煩鶩庸渠

郭璞曰煩鶩屬也庸渠鶩音木色而鷄脚一名章渠鶩音木

箴疵鳩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鳩頭鳥郭璞曰盧鷓鴣也箴音鍼疵音資鷓音慈也

羣浮乎其

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汎音鳥任風波自縱漂貌也汎音馮泛數劔切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

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也

啜味菁藻咀嚼菱藕

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啜與啜同所甲切啖文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於是

乎崇山矗矗龍從崔巍

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力孔切崔音揅

深林巨

木斲巖參差

郭璞曰皆峯嶺之貌也斲切參楚林切差楚宜切

九峻截薛

南山峩峩

郭璞曰峩薛高峻貌也善曰九峻南山

巖陁

草也郭璞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

糝以麩蕪雜以留夷

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縷

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

攢戾莎

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

車衡蘭

應劭曰揭車一名芝輿香草也揭去竭切芝巨乞切

橐本射干

郭璞曰橐本橐蒺也

方末切司馬彪曰射干香草也射干舍切

苾薑蕤荷

張揖曰苾薑子薑也此音紫蕤人羊切

歲

持若蓀

如淳曰箴音鍼草昭曰持音懲張揖曰蓀香草也

鮮支黃礫

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皆香草也

蔣苧青蘋

張揖曰蔣苧也苧三稜也郭璞曰苧音杼布

濩閔澤延曼太原

郭璞曰濩閔大也濩音護延戈戰切善曰離靡廣

衍

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曰甘泉賦注曰衍无厓岸也離力爾切

應風披靡吐

芳揚烈

善曰烈酷烈香氣盛也披丕蟻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郭璞曰香氣射

散也非音妃

盱蠶布寫晻夢呖第

司馬彪曰盱過也芳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郭璞曰

香氣盛馥醇也善曰說文曰臍鬻布也馥醇必嗜音義

同說文曰馥弱香氣奄藹也醴與醴同與蔓音義同醴

音奄必步必於于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

切第音勃人切芴音勿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

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六日朝出苑之東池暮

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

凍也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隆冬而不彫其獸則獮

旄獯犖沈牛麀麋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

麀白豹犖牛黑色出西南郭璞曰沈牛水牛也音沉沒水

中塵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

也沈牛赤首園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

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

也善曰尸子曰寒

疑水裂地

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橐駝

郭璞曰麒麟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貂角在鼻

上中作弓韋昭曰昔上有肉似橐故曰橐駝也

蛩蛩驎駘駘驢羸

郭璞曰驎駘類

也駘駘生三日而超其母驎音羸駘音奕駘音決駘音撰駘音羸同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司馬彪曰廊廡上級

下級皆可坐故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

華榱璧瑤螭道纏屬

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

頭也如淳曰輦道間道也司馬彪曰纏力爾切屬之欲切

步擱周流長途

中宿

善曰步擱步擱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擱郭璞曰中途中途樓閣間陞道司馬彪曰中宿乃至其

上夷峻築堂累臺增成

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而成之故曰

增成峻

巖突洞房

郭璞曰言於巖突厓為室潛通臺上也善曰變一吊切

頰杳眇

而無見仰外撩而捫天

善曰聾類曰頰古文俯字說文曰頰低頰也楚辭曰遂修忽而

六

捫天晉灼曰伏古攀字也
捫摸也揅音老捫音門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
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更工衡

青龍蚺蟺於東廂郭璞曰蚺蟺龍行貌也善曰孫炎

象輿婉倅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

靈園燕於間館張揖曰靈園衆仙者號也楚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偃佺仙入也暴謂間讀曰

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醴泉瑞水也善曰言

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嶽巖倚傾

嶽嶽郭璞曰言白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

善曰嶽音捷嶽音業

司馬彪曰嶽嶽深貌也

郭璞曰嶽巖狀貌也

璿玉旁唐玢函文鱗

郭璞曰旁唐言磐璿也玢函文也

處磅瑯千仞

赤瑕駁犖雜雷其間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厠崖石中駁犖

點率洛角切

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是古朝字尚書曰晁采玉名善曰

焮在

於是在乎盧橘夏熟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

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

音湊張揖曰棗小橘也出武

枇杷檉柿亭奈厚朴

張揖

把似斛樹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

櫻桃蒲陶

善曰櫻桃蒲陶見南都賦

張揖曰楊梅其實似學而

櫻桃蒲陶

善曰櫻桃蒲陶見南都賦

菓棣

張揖曰隱夫未詳菓山李也郭璞曰菓還離支

曰荅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鷄子皮龍刺去

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還音杏靜力智切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

司馬彪曰馳延也羊氏切

揚翠葉

杙紫莖

張揖曰杙插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

色色照曜鉅野

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

沙棠檨櫛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

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櫛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櫛採木也櫛音諸於音零採音采

華楓枰櫛

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櫛也枰可以爲香

郭璞曰枰平仲也櫛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

留落胥邪

仁頻并閭

郭璞曰留未詳落櫛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

孟康曰仁頻櫛也善曰仙藥錄曰櫛擲一名搜然仁頻

即櫛擲也胥邪并閭

巴見南都賦櫛音鑊

攪檀木蘭

孟康曰攪檀檀別名也郭璞曰攪音謹

章女貞

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

長千仞大連抱

司馬彪曰七尺曰仞仞夸條直

暢實葉

稊

郭璞曰稊大也稊音峻

攢立叢倚連卷攏

侘

司馬彪曰攏侘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攏力尔切侘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攏聚也

崔錯發

切攏力尔切侘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攏聚也

郭璞曰崖錯文雜發亂蟄戾也
坑衡間阿郭璞曰坑衡徑直貌

切開鳥可切
阿來可切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

無使扶疏英謂華也張揖曰
幡纒飛揚貌也纒山爾切
紛溶箭蓼猗從風郭璞曰紛

疎擢也張揖曰猗猗猶阿那也溶音容
箭音箭蓼音森猗憶靡切猗女尔切
藟菀艸歎司馬

衆聲貌也藟音劉菀音
利艸古卉字歎音翁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

管已見上文篇
已見南都賦
傑池莛虎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傑池參

也如淳曰莛音此虎音牙
郭璞曰還繞也傑音差
雜襲絛緜輯郭璞曰相重被也

與集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

玄援素雌張揖曰雌似母猴印鼻而長尾體

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蠅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
一名飛生雌音遺蠅音誅善曰玄援言援之雄者玄色

也素雌獲之雌者蛭蝮蠟猱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咸

素色也獲音獲如淳曰蛭音質猱奴刀切胡穀蛭張揖曰胡似

要以後黑郭璞曰穀似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棲息

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郭璞曰互經天矯枝格偃

蹇杪顛郭璞曰皆獼猴在樹暴戲姿態也天矯頰申也

矯諭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榛異

五曷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稀

託鈞牢落陸離郭璞曰羣奔走也善曰牢落猶爛熳遠

遷郭璞曰崩騰羣走貌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

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郭璞曰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

郭璞曰言所在有也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李奇曰以五校

兵出

乘鏤象六玉虬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鏤其車轂六玉虬謂駕六馬以玉飾

其德勒有似虬龍也無角曰虬也郭璞曰韓子曰黃帝

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依古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

今依郭

拖蜺旌靡雲旗

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畫熊

虎於旒為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前皮軒後道游

也高唐賦曰蜺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

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

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

辭耳非謂道游為前後相對為偶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李善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乎

四校之中

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

乘輿鼓嚴簿縱獵者

張揖曰鼓嚴鼓也簿鹵簿也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

河江

為陸泰山為櫓

郭璞曰因山谷遮

車騎靈起躬天動地

郭璞曰躬猶震也善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

曰靈古雷字躬音隱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偏

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也

生貌豹搏豺狼

郭璞曰生謂生取之也

屬音

手熊羆足豭羊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豭羊鷹羊也似羊而青郭

璞曰足

蒙鷗蘇

孟康曰鷗鷗尾也蘇折羽也張揖曰鷗似雉聞死不卻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

鷗以蘇為奇故特言

縞白虎

郭璞曰縞謂絳縞也善曰縞音袴

被班文

善

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

跨豭馬

善曰跨謂

凌三峻

之危

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璞曰

下磧歷之坻

張揖曰

平也坻音下阪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

道也

坻音下阪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

解豸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立觸不直者

今可得而弄也

音蟹豸文介切

格蝦蛤鉞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

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

音蝦音閤善曰說文曰鉞小子也市延切

音驤驤裹射

封豕

張揖曰驤裹馬金喙赤色一口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善曰聲類曰羅係取也工犬切左氏

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

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音丘史記陷若念切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往

來

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楚辭曰馳弭節而高厲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

態

善曰部曲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曰巴尾上文

遠去

郭璞曰儻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復狡獸

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灼曰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

郭璞曰

兔捷跳故

文八

十

青

捷耳捷音接

軼赤電遺光耀

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甘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

追怪物出宇宙

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蒲白羽也蕃弱夏后氏射弓之名引弓盡箭銷為蒲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

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射游梟檠蜚遽也故射之檠猶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射游梟檠蜚遽也故射之檠猶

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說是也梟工聊

切遽音鉦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善曰廣雅曰命如所志也

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然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然

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也善曰凌驚風歷駭疾楚辭曰鳥託乘而上浮

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空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

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鷄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

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鷄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

伍道孔鸞鳥促鷄鷄郭璞曰適促皆迫拂翳鳥張揖曰九

疑之山有五采捕貌道才由切道之鳥名曰翳鳥稍鳳凰捷鷄鷄張揖曰焦朋似

善曰方言曰掄取也樂汁圖焦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

朋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

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道遙也張揖曰

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率乎直指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疾歸貌然歷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

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下棠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

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

名在渭南杜縣東西濯濯鷄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

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掩

昭曰權今掉也並直孝切

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觀士大夫之勤略

司馬彪曰

略巡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轡轢

郭璞曰徒

步也轡轢也善曰轢女辰切

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

善曰廣倉曰若

蹈足貌

與其窮極倦矧驚憚龍言伏

郭璞曰窮極倦矧疲憊者也驚憚善伏怖

不動貌也矧音劇憚丁曷切善之涉切

不被劍刃而死者他他藉藉

郭璞曰言

徒河切也他

填阮蒲谷掩平彌澤

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

於是乎遊

戲解怠置酒乎顛天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干顛天也

張樂乎膠葛之

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鍾

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張揖曰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

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

張揖曰以翠羽為凜

也以蠶皮為鼓也

奏陶唐氏之舞

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彼陶唐

孔安國曰陶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唐堯氏也

足以歌入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

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

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入闕一曰載民二曰

逐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闕為曲以民為氏以逐為育以建為徹皆誤千人唱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巴渝宋蔡淮南

干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水療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

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詠文成顛歌文穎曰

負三人淮南鼓負四人干遮曲名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顯益州顯

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顯與滇同也族居遮奏金鼓

送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鏗鑼闔鞀洞心駭耳善曰

也闔鞀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曰鞀鞀聲

聲闔與鏗鞀與鞀古字通闔託郎切鞀音捐荆吳鄭

衛之聲

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韶濩武象之樂

文

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舜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

海南乃為三象樂

陰淫素衍之音

郭璞曰流巧曲也行弋戰切

鄢郢續紛激

楚結風

李奇曰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

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

鞞之倡

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伏鞞西戎樂名也鞞丁奚切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所觀也靡

曼美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

琴宓妃之徒

伏羲氏女溺死洛水之神

絕殊

離俗

郭璞曰離俗無雙也

妖冶嫺都

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開小雅曰都盛

也靚粧刻飾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粧扮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

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

柔撓嫚嫚媚媚

郭璞曰柔撓嫚嫚皆

弱也子嫚音翽靚音淨

媚媚也善曰埤蒼曰嫚媚悅也

嫚媚皆

之嫚嫚謂容體嫚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開而西凡物小謂

曳獨繭之綸綖眇閭易以邳削

切嫚音武嫚即織字

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閭易衣

張揖曰綸繖綸也綖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閭易衣

長大貌也邳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綸音踰綖音曳

易弋便嫚嫚肩與俗殊服

郭璞曰衣服姿容善曰便

示切

步千切嫚音先嫚步結切

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且笑的樂

郭璞曰登堂履一侯

辭曰美人皓齒嫚以姱又曰長眉連娟微睇絲藐

郭璞曰連

娟言曲細也縣藐遠視貌善曰

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往與接也愉音踰於是酒中樂酣也中仲切天子芒

然而思似若有亡

司馬彪曰亡喪也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

聽餘間無事棄日

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華時日也

聞音閑順天道以

殺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蠶不殺則順天道也

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

苑囿中也

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

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為干偽切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於是乎乃

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

曰墾耕也小雅曰贍足者也

墮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郭璞曰弱羸者

往也雉免者往也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司馬彪曰鰲魚鱉蒲陂池

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不聚人衆其中也仞蒲也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載曰倉米載曰廩孟子齊景公與發補不足趙皮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補不也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

曰變宮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胡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為正平旦為朔與天

下為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善曰周易曰聖

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

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善曰楚辭曰鳴玉鸞之秋游于六藝之圃

馳騫乎仁義之塗郭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論語

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禮樂射御書數也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狸首

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也郭璞曰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

曰干戚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

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載雲旱揜群雅張揖曰旱畢也前有九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善曰先用雲罍以獵獸今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

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樂樂齊善曰毛詩曰君子樂

樂得材智之人使在位故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整威儀自脩飾

也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整威儀自脩飾

翱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述易道郭璞曰精微

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

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天子居次群臣奏得

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恩德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肅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肅猶刑錯

而不用德隆於三王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千故切司馬

彪曰羨
溢也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郭璞曰精銳也
抗損也音說

費府庫之財

而無德厚之恩

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
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

務在獨樂不

顧衆庶

善曰鄭玄毛
詩曰顧念也

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

郭璞曰繇
道也音由

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

也

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薛
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

之後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

失

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
粹誘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

逡巡避席

善曰公羊傳曰

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却退也

曰鄙人固陋不知

忌諱

善曰唐雅曰鄙小也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井序

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

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

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

際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

賓客充庖厨而已

善曰財與纒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

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

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

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

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

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圃神爵棲其林

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鷄斑文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

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

哉帝曰女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

善曰呂氏春秋

湯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

文王圃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圃

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

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爲小也寡人之圃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爲大何也荅

曰文王之圃與人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王之圃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爲大不亦宜乎孫湯

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

武帝廣開上

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晉灼曰鼎湖宮黃圃以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上

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

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

善曰漢書

曰盤屋有長楊五
柞宮旁步浪切
北繞黃山濱渭而東
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濱

厓也言循渭水之濱而東也
公羊傳
周表數百里
善曰說文

曰南北
穿昆明池象滇河
滇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

戰水
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
孟康曰馭娑殿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營治也建

章宮名也神
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
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

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
名法効

象之
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
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北狄中

國之堅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整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
善曰說文曰儲

之民

侍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鄠鄠甲或為田非也尚泰奢

麗誇詡

善曰毛萇詩傳曰詡大也許羽切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

善曰三駟已見西都賦

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中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曰羽獵求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已見上文

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咸

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

論者云否各以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

善曰論者雖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

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則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則

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

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一有二焉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

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嘗貴正

與天乎比崇

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

尚玄莊子曰夫道顯頭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

相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騫乘狹三王之阨僻

嶠高舉而大興

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相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侶立春秋感

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孺歷五

帝之寡廉涉三皇之登閣

善曰寡廉高遠也章昭曰登高也閣大也

建道德

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

善曰

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陰氣盛

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

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

制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

以奉終始顛頊玄冥之統

曰顛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

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閭闔已見上文

儲積共待戍卒夾道

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備具事也漢書曰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也

斬叢棘夷野草

禦自汧渭經營鄠鎬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度也

章皇周流出入

日月天與地沓

善曰章皇猶彷徨也周流罔匪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

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沓合也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

百里而為殿門

晉灼曰路音落落累也殿度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

善曰三峻已見上文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禹雅曰

極至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鴻濛沆茫揭以崇山

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

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揭猶表也鴻濛

孔切濛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揭音竭也營合圍

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

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

鎡邪而羅者以萬計

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

見西京賦說文曰鎡邪大戕也鎡音莫邪弋奢切

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櫛芝

罽善曰言罽之大

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善曰朱竿

大常之竿也周禮曰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孛者天地之旗也楚辭

以爲旗星青雲爲紛紅蜺爲綴屬之乎崑崙之虛

曰紛旗旒也綠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汙曰屬連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綴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濤水之星之波言廣大也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也欃槍爲闐明月爲候

孟康曰闐戰闐自障蔽如城門外也欃或司命天弧發

射張晏曰欃或法使司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

皆曰命漢書曰狼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駢

行軍壘駢行也晉灼曰必滿徽車輕武鴻網縷獵

也善曰縷音篇必類一切武健也鴻網縷獵音灼

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網縷獵音灼

軫被陵緣坂窮夔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

善曰軫也蘇詩

也夔或為羽騎營營分殊事

韋昭曰騎負羽也善曰毛萇詩

傳曰營營往來貌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

善曰陽朝陽明也撞鴻鍾

建九旒

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

輿

善曰杜業奏事曰輿車駕白虎四

驅

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

頭也

晉灼曰此多說天子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旗

事如說

是也並步浪切子

削歷也

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應劭曰霹靂雷也烈缺

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萃從沈溶淋離廓落

缺吐火施鞭而為衛也閉失染切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坪

戲八鎮而開關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坪

蒼曰從走貌也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從先勇切沈以永切溶音容戲音麾飛廉雲

師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

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岬蒼曰鼻

若龍翰之舉也鄭高書大傳注曰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

毛之長大者鼻音利切瀟音肅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

光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張晏曰啾或為秋踰踰

名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音蹂蕙圃踐蘭唐

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舉燧烈火繼者施技善曰繼

度曰蘭唐蘭生唐中也

之人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虓

風塵之貌也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

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自蹶踏也字以

掌擊之也

雅曰蒺藜藜獵蒙龍麟輕飛

善曰蒙龍已見上文輕飛輕獸飛禽也

履般

首帶脩蛇

謂踐履之也淮南子曰吳為封豕長蛇

鈎赤

豹擗象犀

善昭曰擗古牽字趾巒阮超唐陂

如溥曰趾超踰也音義曰

巒山小而銳

車騎雲會登降闍藹

音曰闍藹衆盛

秦華為梳熊

耳為綴

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旒幡綴旌之素蜺張揖曰以赤氣為幡綴

以白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氣也

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如溥曰還音旋曰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

倚天外

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服虔曰儲與相羊貌也善曰准

也與音餘

浦音普浪音琅

於是天清日晏

善曰許慎

曰晏然無雲之處也

逢蒙列背羿氏控弦

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後有楚狐父以其

道傳昇昇傳逢蒙說文皇車幽輻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

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輻車聲也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

方言曰純文也輻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轡望舒月

彌轡按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馳善曰翼乎徐至於

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圍徙陣浸淫楚部善曰部軍之

詩傳曰蹇促也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璧

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

未及起走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似

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

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罕車聿皇善曰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皇輕疾貌蹈飛豹胃鳴陽善曰鳴陽即狒狒也追天

凌遽

章昭曰挈屨惶遽也善曰說文曰凌越也遽窘也

徒角槍題注蹙竦驚怖

魂亡魄觸輻關胫

善曰胫與但也服虔曰獸以角觸地也善曰輻與蹙同爾雅曰蹙懼也

善與懼同觸輻關胫言觸車輻因關其頭也

妄發期中進退履

獲

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際必踐履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殺矢勢弩而射雖冥而妄發

其端未嘗不創淫輪夷丘果陵聚

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太血流與車輪

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於車輪也

於是禽殫中襄

善曰

善曰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

於是禽殫中襄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

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也服虔曰珍池山

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

東瞰目盡西暢無崖

善曰目盡盡目而隨珠和望也無崖廣遠也

氏焯爍其陂

善曰焯古灼字焯式藥切玉石瞽盞眩耀青瑒

善曰王

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譽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殫形也

孔雀翡翠垂榮善曰榮光榮也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

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萇曰雎鳩王

說文曰昆同也鳧鷖振鷖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

雷霆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凌堅

冰犯巖淵探巖排碕薄素蛟螭善曰巖言可畏也巖岸

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欬口銜切蹈獮獺據鼉鼉善曰鼉

曰獮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祛靈蛟鄭玄曰祛音祛

度曰音寘善曰廣雅曰據引也祛靈蛟韋昭曰祛音祛

蠙紫蠙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也善曰郭璞

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
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乘巨鱗騎京魚

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為

鯨鯨亦大魚也

浮彭蠡目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

方椎夜

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為蚌所懷故

直追切

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

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

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躬

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躬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韋昭曰俄卽也車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

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

脩唐典序雅頌揖讓於

前昭光振耀蠻習如神

善曰蠻習疾也蠻與蠻同習與忽同

仁聲惠於北

狄武誼動於南鄰

善曰南鄰南方之邑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

務健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身毛詩曰自後氏蓋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

莫白切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群公常伯陽朱墨

翟之徒善曰常伯待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列子曰陽朱南游沛逢孝聘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為宋人

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夫古之觀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見上文上猶謙讓

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如海曰三靈日月星辰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發苗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

五言九

藪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非而以周之靈臺為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字徂言希往也

主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上事不鏤承民乎農桑勸

之以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極字也說文曰控上舉也儕男女使莫違善曰預

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恐貧窮者不

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善曰虞與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

言馳弋神明之囿奠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

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米者也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其德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壘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旨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

善曰極敬也雍和也

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

背阿房反未央

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